

南区抗战烽火起 琼西南威震全岛

■ 赵光炬

1939年2月10日，日军3000余人在军舰、飞机的掩护下，从海口西北角的琼山县天尾港强行登陆，当天上午占领了海口、府城，尔后，长驱直入，向岛内纵深推进。14日，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攻占了三亚、榆林。继后，日军以榆林、三亚为基地，于6月中旬向琼西南进犯，随即占领了昌江、感恩县城及琼西南重镇北黎、新街。

在日军向琼西南大举侵犯之前，我们昌感县委（负责领导昌江、感恩两县）在西南临委委员欧修德的指导下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，县委决定：发动群众捐钱捐枪，动员青年参军参战，组织抗日武装，开展游击战，以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斗争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昌江、感恩两县建立起抗日武装，成立了独立总队3大队10中队，符山任中队长，赵建中任副中队长，周珠江任党代表。与此同时，还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，通过各种关系，以合法方式组织抗日游击队，挂着国民党游击队的番号，实际由共产党领导，仅在昌江县就成立了3个这样的抗日游击队，这3个大队的战斗员也几乎全是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。

日军是从感恩向昌江推进的。日军进攻感恩、昌江交界的老人村时，感恩县国民党特派员史丹（共产党员）领导的感恩县抗日游击队和老人村的抗日自卫队英勇地阻击敌人，打响了南区人民抗日

斗争的第一枪。游击队埋伏在老人村的山林里，用步枪、粉枪伏击敌人，敌人首次进攻老人村就被打死打伤10多人。

是年9月，琼崖独立总队10中队在昌江县抗日游击队13大队和各村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，利用水流东、那等、红草一带的有利地形，数次阻击、伏击敌人，打死打伤日军多人。

11月，昌感县委得悉琼崖抗日独立总队3大队在友军和民兵的配合下、围攻驻那大镇敌军的消息，立即召开了会议，决定以9中队为主力，在抗日游击队7大队和民兵的配合下，攻打儋县西南部的海头港敌据点，牵制琼西南的日支，支援围攻那大的战斗。

海头港位于昌江、儋县交界的沿海地区，是琼西南的一个重要港口。这里人口稠密，海运、商业发达，距那大镇约有75公里。日军侵琼不久，就在这里拼凑起一个伪军中队，成立了维持会，由臭名昭著的汉奸姜舆当会长。9中队趁夜包围了敌据点，维持会里的伪军以为据点坚固，伤不了他们一根毫毛，但一连被围几天，粮断水绝，便趁夜突围。9中队立即发起强攻，击毙伪军10多名，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。在攻打海头据点时，日军从儋县新英乘船前来增援，7大队向敌人猛烈开火，敌人不知虚实，胡乱炮击一阵之后，便退了回去。

海头战斗后，琼西南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，纷纷要求参军参战

战斗，9中队扩建成4大队，张开泰任大队长，符中权任副大队长，下辖两个中队。为了加强对琼西南地区斗争的领导，琼崖特委指示西南临委从儋县搬至昌江县，驻在英显村，直接领导儋县县委、崖县工委和昌江、感恩两县的各区区委，由陈克文任临委书记，欧修德任组织部长，我任宣传部长。

距英显村5公里的四更村是琼西南人口最多的一个村庄。敌人于1939年9月在四更建立昌江县溪南维持会，由汉奸董必安当维持会长。伪维持会乱立名目，强行征收各种苛捐杂税，并带领日军“扫荡”英显、且场两村。董必安带领导军包围且场村，杀死群众100多人，群众恨透了这帮坏种，纷纷要求我们铲除这伙恶棍。西南临委决定由4大队组织突击队，潜入四更村，砸烂伪维持会。

为了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，战斗前，我们先派人打入伪维持会，以便里应外合，歼灭敌人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我和张开泰带领20多名战士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四更村。战斗打响后，打入敌人内部的史伯龄和史振和同志先开枪打死董必安等七人，负责正面攻击的驳壳枪班未能打死哨兵及时冲进院去，敌哨兵关上了大门。不久，敌人的援兵赶到了，史伯龄、史振和、史振和耗尽，壮烈牺牲。

四更伪维持会遭到打击后，敌人又把董必安的妹庄春年拉出来当会长。然

而庄春年任上后，对日军能敷衍就尽量敷衍，对我们的活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们认为这个青年有争取过来的可能，便通过各种关系同他接触，对他进行教育。后来，他带领10多个伪军士兵，携带10多支枪，向四大队投诚了。

敌人又物色了大恶霸王沛熙当第3任伪维持会长，这个家伙当上伪维持会长后无恶不作，不但残酷鱼肉百姓，还经常给日军送情报，带领日军“扫荡”。王沛熙深知自己作恶多端，一到晚上就紧闭炮楼大门，加岗加哨，严防严控，并且对炮楼进行了加固，加强了火力配置。我们早就想除掉他，但始终无从下手。后来得知四更村有个女青年长得很秀气，王沛熙经常死皮赖脸地上门纠缠。女青年怕有不测，便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。我们决定放饵钓钩，让女青年假戏承王沛熙，设法把他引出炮楼，我们在洞外打蛇。

一天夜晚，王沛熙带着几个兵丁，哼着淫词秽语，兴冲冲地朝女青年的家走去。埋伏在路上的驳壳枪班的战士们一齐开枪，王沛熙和全部兵丁当场毙命。事后，炮楼里的伪军惊恐万状，于是走的走、溜的溜，据点很快变成了一座空炮楼。

王沛熙死后，四更村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充当汉奸了，外地的汉奸也不愿意到四更来送死，敌人只得放弃了这个据点。伪维持会一撤走，我们在四更一带的工作更加活跃，不断地向沿海各村发展，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越来越高涨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我们决定建立

抗日民主政权，经过一番筹备，1941年5月，在大榕村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，成立了江南区抗日民主政府。

是年9月，3支队在支队长张开泰的带领下，经昌江、感恩向崖县、陵水挺进，到乐万地区开辟新的战场。途经黑眉岭时，与阻击的日军展开激战，3支队占据黑眉岭的有利地形，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，威震南区，名扬全岛。

1941年12月，昌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大新村正式宣告成立，经过民主选举，我当选为县长。昌江县江南区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在全县实行减租减息、废除旧债、清理典当关系的政策，这些政策既符合贫苦人民的利益，又适当照顾了其他阶层人士的利益。因此，抗日民主政府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拥护和支持，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，支援抗战。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，琼西南地区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。

（原载于《琼岛怒潮》）

作者简介

赵光炬（1914~2012），东方四更镇英显村人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昌感县委副书记、昌感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，琼崖纵队第5总队政委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，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，海南行政区革委会主任，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兼海南行政区公署副主任，海南行政区人大筹备组组长等职。

痛打日军救劳工 国际友谊军中结

■ 潘江汉

1943年冬，整编后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2支队，奉命从琼岛北部向琼西南的昌感县转移，开展琼西南地区的抗日战争。抵达昌感后，县委同志告诉我们，日军经常用汽车押送外国劳工到距石碌铁矿10多公里的一个山沟开山筑路、修碉堡工事。我和林明合计，2支队刚到昌感地区，必须狠狠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才能推动开辟琼西南地区抗日游击队根据地的工作。

敌人的工事尚未修好，反倒成了我们设伏的理想地点。我们抽调100名指战员，于拂晓前进阵地埋伏。约8点钟，公路远处一辆满载着日军和外国劳工的卡车，很快进了埋伏圈。我们用密集的火力打车轮，车停了日军跳下车，日军跳下一人，我们就打一人。这一仗，打死日军16人，击毁军车一辆，缴获机枪1挺、步枪10多支、子弹一批，我们无一伤亡。

我命令各中队派人到密林中把逃走的外国劳工找回，不一会儿，传令班长带来一个外国人，我一边打手势，一边试问道：

“Are you an English man?”
（你是英国人吗？）

他当即回答：“Yes, Yes! I am an English man.”（是的，是的！我是英国人。）

他指着警卫员肩挎的军用水壶，说：“water。”我便叫警卫员拿出水壶给他。喝过水，他非常激动，流露出一种濒临死亡而忽然得救的极度兴奋的神情。当我用手势示意他去躲进山里的伙伴们都叫出来时，他一边高高地朝从林里跑去，一边大声呼喊。约摸半个小时，又有25个外国人陆续从丛林里走了出来，他们浑身上下都是污泥和汗水，有些身上还隐隐约约看得见皮鞭抽打的伤痕。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同情：这些外国人也是受苦人啊！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苦海，让他们回家去和亲人团聚。

部队救出外国劳工的消息不胫而走，驻地周围的乡亲们纷纷赶来，都想亲眼看一看外国人。他们还带来大米、猪肉，以及各种蔬菜，慰劳部队和招待外国人。

当时部队生活很艰苦，平时都以番薯干当主食，为了照顾外国朋友，我们把乡亲们送来的数量不多的大米、猪肉全部留给他们。吃饭时，他们感动得眼圈都红了。到宿营地那一天，大队部把缴获来的日本军衣、毛巾等发给外国朋友，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又是唱又是跳。他们洗澡后穿上那些干净的衣服，郑重其事地列好队，来到我和政委的住处，神情激动地对我们“叽里咕噜”说个不停，还一起对我们躬身表示谢意。

为了让外国朋友住得舒服一些，战士们搭起一间宽敞的茅草房。由于长期被日军关押、虐待，外国劳工一个个被折磨得十分虚弱，水土不服加上蚊虫叮咬，没几天就有好几个人闹上了疟疾。有个小伙子疟疾一发作，就瘫在床上连声呻吟，发抖不止。我探望病号时，这个小伙子正在发病，已好几天粒米不进了，生命垂危。我想起大队部还有两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，专供指战员在病情需要时使用的。我交代看护长到大队部取一瓶来给他服用，并把随军军医留下为他治疗。三天后，这个小伙子已经行动自如了，他一看到我就紧紧地拥抱我，呜咽哽咽地哭了起来。

一个晴朗的夜晚，凉风习习，部队和外国朋友在营地附近的河边开了个别开生

面的篝火晚会。指战员尽情地唱着、跳着，争相把自己拿手的节目献出来；外国朋友也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，还用口琴伴奏，演唱各自国家的歌曲。晚上，感情冲破了语言的障碍，人人都沉浸在狂欢之中。26个外国朋友更是无比兴奋，几天前，他们还是囚徒、奴隶，在日本法西斯的刺刀、皮鞭下当牛作马，如今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，尽情地歌唱，自由自在地跳舞，这怎能不令他们喜笑颜开呢！

10多天后，总队部派来一个通晓英语的参谋，给他们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及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事迹。从此，他们见到我们时总是投来信任、敬佩的目光。

我们了解到，他们是日军从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抓来的普通官员、商人，有英国人、澳大利亚人、荷兰人。他们还通过翻译向我们表示：中国人民和英国、澳大利亚、荷兰人民，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盟友，他们要和我们一起抗击共同的敌人，共尝战争生活的艰辛。他们常常到大部队、到战士营房里，和我们无拘无束地拉家常、说笑话，早上还跟在队伍后头参加我们的晨跑和操练。

根据总队部的命令，4支队的刘青云同志接来外国朋友到总队部去。临别时，大队部特意送给他们每人1个用椰子壳精心制成的行军碗和一双竹筷，他们还通过翻译向我们表示：中国人民和英国、澳大利亚、荷兰人民，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盟友，他们要和我们一起抗击共同的敌人，共尝战争生活的艰辛。他们常常到大部队、到战士营房里，和我们无拘无束地拉家常、说笑话，早上还跟在队伍后头参加我们的晨跑和操练。

根据总队部的命令，4支队的刘青云同志接来外国朋友到总队部去。临别时，大队部特意送给他们每人1个用椰子壳精心制成的行军碗和一双竹筷，他们还通过翻译向我们表示：中国人民和英国、澳大利亚、荷兰人民，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盟友，他们要和我们一起抗击共同的敌人，共尝战争生活的艰辛。他们常常到大部队、到战士营房里，和我们无拘无束地拉家常、说笑话，早上还跟在队伍后头参加我们的晨跑和操练。